

《看云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看云集》

13位ISBN编号：9787800773716

10位ISBN编号：780077371X

出版时间：1992-12

出版社：开明出版社

作者：周作人

页数：15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看云集》

内容概要

本书收有周作人的《娼女礼赞》、《金鱼》、《两株树》等39篇散文

精彩短评

1、或曰，知堂文字平和冲淡，读之以为冗繁过度，随意难收，引经据典不可谓不广，西文中文日文不下百书，无奈全部直引未知间引，令篇幅过长，喧宾夺主。与之兄弟树人相比，缺乏引人入胜，娓娓而谈的力量，其文也，近乎学问，少文学之气，故非郁达夫鲁迅等人可比。郁鲁向来脍炙人口，代有读者，良有以也。夏双刃道，传之千古的文字必须美，史记非文学书，传之千古，文字美之功必不可少，余恐百年之后，知堂文字早以湮灭人间未可知。

2、不愧是周家二弟，杂文和散文什么的都写得很棒，现在的很多作家写得东西一字一词都很矫揉造作，而周作人的文笔没有丝毫的哗然取众，读起来让人很舒服，而且文章中引用的每个典故、诗词都很自然、信手拈来一般。

3、淡淡的 淡淡的

4、每篇序看似随随便便，扯东扯西之间却道出些有趣的实质来~~

5、啊，记错了。哈。谢谢！

6、 《看云集》 周作人著

所谓“看云”，化的是荆公的典“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周作人散文历来以冲淡著称，这本也不例外。写的人信口侃起，看的人如坠虚空，一阵清空袭上心头，直教人不知看的是天马行空的侃法还是杂七杂八的碎事。集子从娼女礼赞谈起，说到金鱼虱子，甚至说到吃菜事魔（明教），其中最得我心的莫过于《专斋随笔》里的《杨柳风》一篇了。说的是作者自己买《杨柳风》的经历。说看到Milne的论文集《这没有关系》（Not That it Matters）里面有篇文章介绍起Kenneth Grahame的《杨柳风》（The Wind in the willows），说是Milne先生的家常书，是与生人的开场白，一如谈论天气一般。于是知堂就订购了一本，但却又没有信用他到底，只订了本平装，没有订贵三先令的插图本。看后大呼过瘾，不停责备自己不该吝惜小钱而放弃了插图本，以为同爱丽丝一般，属于生命、阳光、冬天炉边的书。后来有人送了本根据《杨柳风》改编的剧本《癞施堂的癞施先生》（Mr Toad of Toad Hall），书前序文由Milne先生亲自炮制，相当有意思，“有好些随便的事，只肯让我们自己去做。你的手和我的手都不见得比别人的手干净，但是我们所愿要的那捏过一捏的牛油面包还是放过我们自己的大拇指的那几片，把格来亨先生变成剧本，或者会使他遍身都印上不大漂亮的指痕，可是我那样地爱他的书，所以我不愿意别人把它来弄糟了。因此我接受了那提示，便是我来改编《杨柳风》为剧本，假如这是别一种书，我就以为太难，只好辞谢了。”繁复的叙述却满是畅快的愉悦，不难想象Milne先生就如知堂一样，每每改起格雷厄姆的《杨柳风》，就如拾掇起旧日的童梦，醉心脉望求仙道去也~

值得一提的是，看的本子是开明出版社的新版本子，该本子以民国开明书店为底本重编再印，列于“开明文库”第一辑。虽无止庵先生校订，却也另有一番风味。

《看云集》 周作人著 开明出版社 95年10月一版四刷

《看云集》 周作人著 止庵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02年1月一版一刷

《看云集》 周作人著 开明书店 民国廿四年版

<http://www.viyami.com/myblog/user1/pires043/archives/2008/200821995917.html>

7、今天问老师，才确定十三年前一个七月的夏日午后读的真是这本知堂，准备去孔夫子上收一本纪念。

8、 我们什么时候读周作人

——周作人《看云集》读后琐记

读大学那会儿，教现代文学的孟昕老师讲到周作人时，说周作人的文章，比如像《雨天的书》里面的，要等到捱过了年岁，享多了人生的苦乐后再读，那才有味。要么而立，要么不惑，或者更老一点，知天命，总会比二十郎当岁时要好得多。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适合读不同类别的书，这倒是从古就传下来的。先时小孩子先读些“三百千千”，完了再读六经；现在的也一样，总是先读了儿歌，三只小猪、三个和尚之类的，然后再开始学加减乘除。这或许叫循序渐进，但也是符合规律的。孟老师的话，我们大概都没听进去，当时或许就没有读，而今天能够读的，也或许寥寥吧。当初孟老师在讲台上说那些话时的自得与陶醉，真是让我们都给淹没了。

我平时喜欢读些诗词，除此而外，就是些杂史野闻了。但“正”与“杂”本来就都是过去的事，所以，谁“正”谁“杂”，也没人能说得清。像《吴越春秋》这样的杂史，但历来为研究李煜或者宋初的人当作正史读。喜欢“杂”的东西，其实，是源于这“杂”的背后，透着一个“真”字。春秋之笔，在这里恐难觅得踪迹；而真、善、美，却跟裸体模特一样，连透明的纱巾都不披。

20世纪的学人里面，我只仰望两个人：一个是钱锺书先生，一个便是周作人先生了。

钱先生不是我这里要细说的，留待以后，这里我就只说周先生了。

中国人历来都有“因人废言”的毛病，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集体无意识，谁也没有办法。汉朝大儒杨雄说过“心画心声”，但后来到了晋朝，有个美男子潘安仁，今人记得他，一缘于他美，走在大街上，有俊男靓女，还有少妇老姬，往他车里丢苹果。可他也有“见着烟尘就拜”一着。于是，文品跟人品划绝对的等号，本来就是是个不合情理的论调，可中国人就这样。因此，你就是倚马千言、写出的文章令洛阳、长安、金陵等等地方的纸都顿时涨价，那你也是遭人唾弃的。文学史里没你的地位，历史里也见不得你的盛名，有的，只是被人曝光的丑的一面。就像晚明的那个阮大铖，这可是汤显祖的真真切切的传人，而且阮大铖的才干，绝对是一流的。但我只能说，是他生不逢时，生在了晚明。于是，他的对也是错，而错就更是错了。他的文笔被埋没了，他的声明也臭气熏天了。即使承认他的戏曲成就，但紧接着就笔锋一转，对其进行挞伐了。比如近代曲学大师吴梅说他“固深得玉茗之神也”，但“其人品固不足道”。而由人品“不足道”，有的人就进而抹杀其文品了。这些人云亦云，也是睁着眼说瞎话的不负责任。

周先生也遭到过阮大铖式的待遇，过去的纷纷扰扰，我不想多说，本来历史就是个说不清的东西，但不管怎样，周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家。

或许我这样说他，有的人会反对。凭什么说他是大家？他有什么像样的学术著作吗？诶，周作人还真没有。周作人有的，都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就像古代的那些“裸体”式的野史杂闻，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大家。钱锺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的开头说过一段很好的话，算是对那些瞧不起“鸡零狗碎”的人绝妙的讽刺：

在考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过程里，我们的注意力常给名牌的理论著作垄断去了。当然，《乐记》、《诗品》、文话、画说、曲论以及无数挂出幌子来讨论文艺的书信、序跋等等是研究的中心；同时，我们得坦白承认，大量这类文献的研究并无相应的大量收获。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只能算作者表了个态，对理论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倒是诗、词、笔记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东西不成气候，而且只是孤立的、自发的见解，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碎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简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

这段话完全可以作为周先生的墓志铭。

暨大的图书馆，是让人醉生梦死的。周作人说，抽大烟、喝酒，信仰与梦，恋爱与死，这些都是上好的麻醉。在暨大图书馆里看书，也是一种麻醉。

刚到这个图书馆时，真的像一个乡巴佬到了大城市的步行街，真真切切成了刘姥姥。看的书多了，杂了，就一篇篇写读后杂记。对于周先生，我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雨天的书》，这是孟老师讲课时就挂在嘴边的，到了这里，断断续续的读过一遍。接着《苦茶随笔》、《苦竹杂记》、《书房一角》、《自己的园地》，一本本读去。对周先生除了敬仰，还是敬仰。古人说“高山仰止”，说的真准。每次合上周先生的书，就感觉自己眼前有座大山，绵亘着，望不到顶，望不到边。这是个实足的杂家，也是个实足的大家。

有天我想写写周先生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对于周先生，研究他的人，对其散文研究得深，对其个人遭际研究的也深，但对其学者身份、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身份的界定，还是欠缺的。于是，在五楼把广西师大出的13大本《周作人散文全集》搬到书桌上，依目录一条条的抄录。只是笔记做好了，却撂了下来，直到今天，也没动笔。

一友人托我在图书馆里给他借本《雨天的书》，我便随手借了本《看云集》，一看，就是半天。

周先生对媚女唱赞歌、为哑巴致羡慕、给麻醉礼赞，其又多识草木鸟兽虫鱼，古今中外，都装在他肚子里。用到时，就转两下眼珠子，拉拉杂杂，就是一篇好文字。

这里抄录几段有意思（周先生的文字都有意思）的：

总而言之，卖淫足以满足大欲，获得良缘，启发文化，实在是不可厚非的事业。（《娼女礼赞》）

喜欢和死了的古代美人吊膀子的中国文人于是大做特做其诗，有的说她好，有的说她坏，各自发挥他们的臭美，然而息夫人的名声也就因此大起来了。（《哑巴礼赞》）

信仰与梦，恋爱与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恋爱要算是最好，无论何人都有此可能，而且犹如采补求道，一举两得，尤为可喜，不过此事至难，第一须有对手，不比别的只要一灯一盏即可过瘾（按指抽大烟），所以即使不说是奢侈，至少也总是一种费事的麻醉罢。至于失恋以至反目，事属寻常，正如酒徒呕吐，烟客脾泄，不如为病，所当从头承认者也。（《麻醉礼赞》）

周先生在书中还大赞八股文：

它永久是中国文学——不，简直可以大胆一点说中国文化的结晶，无论现在有没有人承认这个事实，这总是不可遮掩的明白的事实。……八股文生于宋，至明而少长，至清而大成，实行散文的骈文化，结果造成一种比六朝的骈文还要圆熟的散文诗，真令人有观止之叹。……所以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论八股文》）

四库馆臣说金圣叹、张缙、卢元昌等解杜诗的文字，像四书的讲章、八股先生的时文批语，我倒是可以用周先生这篇文章为他们正名了。

徐志摩去世后，大才女林徽因写过一篇人世间至情至美的文字，这本《看云集》里也收了一篇周先生怀念徐志摩的文字，其中谈及徐志摩等人散文特色的文字，是可以写进现代文学史的：

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并不小，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清脆，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

这真是“品”出来的文字！

周先生的文字与沈从文、汪曾祺是一路。四四方方的汉字，虽然每个人都认得几个，但能够组合在一块、而且又为人所喜欢，就是很难的一件事了。能够组合成为人喜欢的文字，我想，这就是对后人无上的贡献了。

“人年纪一年年的增多，有如走路一站站的过去”，不知自己是不是到了孟老师说的可以读、适合读周先生的书的年龄了，或许是到了，因为读他的每一篇都感到那么亲切。跟别人一起笑，有时候并不真；而一个人独自的笑，那才是真的。看周先生的文字，有时候总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周先生还说“所见既多，对于从前的意见自然多少要加以修改。这是得呢失呢，我不能说”。我所见的还不够多，但对以前的意见，纸面上的，抑或脑子里的，修改的的确不少。总感觉，心能安静下来了，而于曾经的幻梦看得也不那么美妙了。孔子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南齐有个据说是发现四声的周颙说“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满足于自己当前的位置，这并不是不知上进，总归能得到人生的乐趣。不然，年华即使虚度过去了，也还似乎原地踏步、更有甚者是退后了，这就于短暂的人生与不易捕捉的幸福大可不必了。活着就要快乐，不必非得等到末世，末世的快乐是一种无奈，我们应该乐在美好的青春时光里。

周先生说：

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文章的理想境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我们回想自己最深密的经验，如恋爱和死生之至欢极悲，自己以外只有

《看云集》

天知道，何曾能够于金石竹帛上留下一丝痕迹，即使呻吟作苦，勉强写下一联半节，也只是普通的哀辞和定情诗之流，那里道得出一分苦甘，只看汗牛充栋的集子里多是这些物事，可知除圣人天才之外谁都难逃此难。

行诸纸面的，真的不如自己会心的那一笑感触的要深、要真，也不如看完合上书的那一刻，仰面看着窗外，真的有几多浮云飘过，书里看云，人世亦复如是，合二而一，写与不写，真的也就没有必要了。但还是写了出来，或许留待以后再看吧。

9、惹得我呼吸难受。私人藏书转让，欢迎惠临空间，联系QQ：1554948415

10、很拗口。

11、王摩诘典，非荆公。

1、《看云集》 周作人著 所谓“看云”，化的是荆公的典“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周作人散文历来以冲淡著称，这本也不例外。写的人信口侃起，看的人如坠虚空，一阵清空袭上心头，直教人不知看的是天马行空的侃法还是杂七杂八的碎事。集子从娼女礼赞谈起，说到金鱼虱子，甚至说到吃菜事魔（明教），其中最得我心的莫过于《专斋随笔》里的《杨柳风》一篇了。说的是作者自己买《杨柳风》的经历。说看到Milne的论文集《这没有关系》（Not That it Matters）里面有篇文章介绍起Kenneth Grahame的《杨柳风》（The Wind in the willows），说是Milne先生的家常书，是与生人的开场白，一如谈论天气一般。于是知堂就订购了一本，但却又没有信用他到底，只订了本平装，没有订贵三先令的插图本。看后大呼过瘾，不停责备自己不该吝惜小钱而放弃了插图本，以为同爱丽丝一般，属于生命、阳光、冬天炉边的书。后来有人送了本根据《杨柳风》改编的剧本《癞施堂的癞施先生》（Mr Toad of Toad Hall），书前序文由Milne先生亲自炮制，相当有意思，“有好些随便的事，只肯让我们自己去做。你的手和我的手都不见得比别人的手干净，但是我们所愿要的那捏过一捏的牛油面包还是放过我们自己的大拇指的那几片，把格来亨先生变成剧本，或者会使他遍身都印上不大漂亮的指痕，可是我那样地爱他的书，所以我不愿意别人把它来弄糟了。因此我接受了那提示，便是我来改编《杨柳风》为剧本，假如是这是别一种书，我就以为太难，只好辞谢了。”繁复的叙述却满是畅快的愉悦，不难想象Milne先生就如知堂一样，每每改起格雷厄姆的《杨柳风》，就如拾掇起旧日的童梦，醉心脉望求仙道去也~值得一提的是，看的本子是开明出版社的新版本子，该本子以民国开明书店为底本重编再印，列于“开明文库”第一辑。虽无止庵先生校订，却也另有一番风味。《看云集》周作人著 开明出版社 95年10月一版四刷《看云集》周作人著 止庵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02年1月一版一刷《看云集》周作人著 开明书店 民国廿四年
版<http://www.viyami.com/myblog/user1/pires043/archives/2008/200821995917.html>

章节试读

1、《看云集》的笔记-第47页

中国人平常有两种口号，一种是说人心不古，一种是无论什么东西都说古已有之。

《看云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